

郴县文史

(征求意见稿)

第四期

政协湖南省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

目 录

首斌简略

首斌几件事.....顾纯口述 张竞笔录

首斌轶事.....肖一平 首林

首斌简略

首斌，字联级，号逊三。清光绪戊子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公元1888年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郴县永丰乡首家洞（今白露塘镇金田村）。生父首章铨，继父首章铨，均为书宦之家。

首斌幼年随父读书识字，后入县城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省城求学，入第一师范。时清廷腐败，外侮日深，有志青

年，纷纷寻求街侮救国之道，首斌乃弃文就武，入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在校时，经学堂监督刘步青介绍，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以优异成绩毕业。宣统三年（1911），受清廷委派，充任浙江督练公所一等科员。

辛亥革命前，刘步青住上海，曾派首斌去日本与孙中山联系；派首斌去新疆、甘肃等地联络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首斌参加了黄兴领导指挥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委为汉阳战时总司令部军事秘书、参谋本部高级副官。继而委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参谋长，陆军第五师工兵营长，第五师参谋长。

民国二年（1913）10月，袁世凯强行召开国会，当选为总统，首斌出任北京总统府军事参议，南京留守府高级参谋。

民国五年（1916），赵恒惕任湖南第一师师长，不久任湖南水陆军总司令。首斌与赵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有师生之谊。是年，首斌回湖南，任湖南督军署副官长。民国七年（1918），赵委首斌为湖南第一师师部上校参谋。民国七年（1918），首斌调任湖南督军署高级参谋，兼任军警稽查处长。

民国十年（1921），赵恒惕出任湖南省省长，首斌被委任湖南全省水上警察厅厅长。

赵恒惕被驱出湖南后，民国十四年（1925），首斌改任湘军司令部参谋长、长沙戒严司令部司令。同年，补授陆军中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离职赋闲。

抗日战争期间，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抗战胜利后，因与蒋介石意见相左，辞去军职，

寓居上海。蒋介石曾多次相召，终未出山。民国三十六年（1947），返回故乡郴县首家洞居住。民国三十八年（1949），迁居县城。解放后，在农村反霸和土改运动中，受当地农民保护，未受冲击。1952年，再次迁上海，直到1957年病逝。

首斌曾为章士钊部属，二人相友善。章在北京时，曾将首的情况向中央反映。1957年，章派人持亲笔信至上海，询问首斌情况。信到时，首斌已去世两个月。

首斌原配二妻，系姐妹同嫁。姐顾熙，已去世；妹顾纯，现健在，年八十五岁，随女住南京。生子女名一：子名首第煜，现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国棉四厂技监科工程师；女首弟发，改名张竞，原任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现离休。

（据首氏族谱及顾纯、肖一平、首林所写资料整理）

首斌几件事

顾纯口述 张竞笔录

1. 首斌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学习时，是刘步青（干部学堂的监督）介绍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后来，刘步青住在上海，还有蒋伯齐、卜文蔚等一起从事秘密活动，曾派首斌到日本去找孙中山，还派他到新疆、甘肃等地联络开展革命活动。

2. 辛亥革命时，首斌与黄兴、蔡锷在一起。刘步青是军长，首斌是炮兵管长。参加了攻打雨花台的战斗。

3. 湘西洪江是出盐的地方。洪江有一帮土匪，武器很精良。1920年，赵恒惕（时任湖南水陆军总司令——编者）派几个团

的兵力去打，都打不赢。土匪十分猖獗，过往商船都被抢劫，单身客商都不敢走那地方经过。赵恒惕没有办法，看到首斌胆子大，就要首斌去招安。名义上是派他去当盐局局长，去收盐税。首斌到了洪江，召本地盐商开会。有些盐商认识土匪头子，通过他们和土匪头子接上头。那些土匪听过首斌的名字，也知道首斌打仗很勇敢，不敢惹他。最后，这帮土匪都招安过来了，土匪头子到赵恒惕手下当官。从此，湘西洪江一带才得到太平，商船才畅通无阻。

4. 首斌当水警厅长时，桂军已经打到岳麓山附近，接近长沙城，长沙人们都很惊慌。首斌见情况紧急，就孤身一人夜探敌营，摸清后回来部署作战：将民船收集起来，扎起稻草人，穿上军装，立在船头，排在大队伍前面，趁天下大雾，偷袭敌军。桂军起来迎战，猛烈开火，大批子弹都打在稻草人身上。等桂军将子弹打得差不多了，才用真人真枪去进攻。结果，桂军大败而退。

5. 章士钊是首斌的上司。章在北京时，曾把首斌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反映。1957年，章士钊从北京写信给首斌，派两个人送到上海，询问首斌近况。那时，首斌去世已两个月。章的亲笔信我看过，但因为首斌已去世，我们也没有把这封信保存起来。

顾纯 首斌夫人，现年八十五岁。

张竞 原名首秉发，首斌女儿，原任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现离休。

首斌轶事

肖一平 首林

首斌老先生参加过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武昌反清起义，当过民国政府的高级将领，资格老，职位高，在地方上很有声望。那时新县官到任，都要到他府上拜见，不然怕乌纱帽戴不安稳。因而送了他个外号叫“首惹祸”，意即惹不得，惹了就有祸。然而，他对乡亲邻里却都很随和。他生活俭朴，不喜修边幅，平易近人。他相貌魁武，作事果敢，富正义感，见有不平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畏权势。老百姓有疑难事去求他，他都尽力帮忙，深受当地民众爱戴。解放后，在反霸和土改运动中，当地农民称他为革命前辈、进步士绅而予以保护。

掩护革命同志

民国二十七（1938）年，永丰乡青年学生肖一平奉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的命令，回家乡秘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当他串连了陈绪济、肖恒甫等一批青年，准备收缴地主武器的时候，被当地地主、原清共委员何博之等探知，秘密报告县长张翰仪，并夸大其词说：“从梯子岭到窝泥坪一带都有共匪，见东西就抢。人们都不敢走这条路，我们是绕道白水进城的。”张翰仪信以为真，向国民党县党部常委会通报情况，准备派大兵进剿。首斌虽不是县党部常委，但县里党、政、军的重大事情都请他参加。首斌老家住永丰乡，对乡里情况比较了解，听了张翰仪的通报，不以为然。但在当时又不好直接说明，如是心生一计：第二天雇了一乘轿子，带上一口皮箱，从县城坐轿到窝泥坪，吃过中饭后，又坐轿回城，到

县政府门口下轿，见到张翰仪就说：“我今天坐轿到窝泥坪回来，一路平安，没有发现什么打抢的，带去一口皮箱也原封回来，老百姓都在安心生产。”张翰仪听首斌这样说，取消了派兵进剿的打算，使抗日游击队能够继续开展工作。

民国二十八（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郴县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大多遭破坏。一天，肖一平在裕后街碰见首斌，首斌惊讶地说：“一平，你还没有走呀！他们（县政府）正要抓你，已经发了通缉令，你赶快走吧！”立即给了肖三块光洋。肖逃到长沙，参加薛岳部队，在新桥河战斗中立了功，随军转战湘北、湘中，民国三十三年回到郴县，又公开组织永丰乡抗日游击队，仍得到首斌的帮助。民国三十四年，郴县沦陷后，这支游击队多次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永丰人民复了仇雪了恨。

火烧荣华磺矿

民国二十六（1937）年，县城裕后街大成油盐店老板曹迪卿与其在水口山矿工作的哥哥合伙开办荣华磺矿公司，公司招牌挂在麻田浪，采矿井口选在白露塘后山，招募了一千多工人，打了一批草棚作厂房，采用人工开采和选矿，没有安全和环保措施。采矿坑口流出来的水成黄色，面上浮着一层黑锈，毒性很大，流进田里，泥土板结，破坏土壤，使禾苗枯死。严重减产，或颗粒无收。选矿留下的矿渣，遇大雨山洪冲刷，也毁坏田土，使白露塘、板桥、朱江桥、坪田、首家洞、鸦市等村农民深受其害。当地农民多次向县政府控告，那时“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曹老板有钱，疏通了上上下下，农民无可奈何！

民国二十八年，身任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级参议的首斌回乡探亲，

永丰乡乡亲向他反映这个情况，他也看到许多田土确实破坏得不能生产，就对乡民说：“你们集合些人来，我带你们去解决。”约定一天，全乡集中一千多农民，首斌走在队伍前头，带领来到荣华磺矿公司，他一声“放火”令下，农民就到处点火，顿时浓烟冲天，磺矿所有厂棚设备顿时化为灰烬。农民又把井口堵死，将招来的工人全部赶走。这下彻底解决问题，农民拍手称快。老板曹迪卿听知“首惹祸”带队烧矿，也只好自认倒霉，办了两年多的荣华磺矿公司只好关闭停业，当地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得到保护，都称道首斌为农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改 斗 换 秤

民国三十年间，郴县城乡衡器不统一，秤有十八两的老秤和十六两的新秤，斗有十升的新斗和十一升多的老斗，还有一种能容五斗的大斗，量一回实际为五斗六升。一些不法商人利用大进小出剥削农民。特别用斗量谷米的时候，老板掌握斗刮（一种丁字形木架将斗面刮平的器具），量进时用斗刮重击一下米斗，米就沉下一层，然后轻轻一拖，斗面上又浮起一层；量出时将斗刮用力一拖，斗面凹下一个湖，这样上下要多少几合到升把米。买卖双方经常为此发生争吵。永丰乡进城卖米的人多，对此很为不满。一次，坪田村首弟瑛等十多人进城卖米，因为大斗小斗争执，被伤兵趁机将十多担米抢光。他们告到县政府，县政府不理不睬，农民忿恨不以。

抗战胜利后，首斌辞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职务，回到家乡住在县城裕后街，无事时身穿便装，手拿文明棍，在街巷里转游。永丰乡农民看到他，便向他诉说受不法商人剥削之苦。他也去过米行，亲自看过老板大斗进小斗出种种剥削手段，很是同情农民

的要求。在一次县政府的会议上，他提出取消十一升的大斗和十八两的老秤，统一用十升的斗和十六两的秤。县政府接受他的意见，发了统一衡器的告示。告示贴出后，首斌怕商人不执行，在米行里一连坐守几天，老板们看到“首惹祸”坐镇，再也不敢大进小出，这样为农民减轻了一层剥削。

修 桥 补 路

首斌老家首家洞，北达鸦市坪，南至白露塘，西通塘湾进县城，原来都是石板大路。民国三十四（1945）年，日寇陷郴县，便于开车去首家洞抢粮（那里有粮库），将石板挖掉，落雨天就变成了烂泥路。抗日胜利后，首斌回乡看到道路泥泞，不便行走，即向本村父老倡议捐资修路。他首先认捐一百石稻谷，村里人也就纷纷认捐。经过筹划，雇请工匠，只半年时间，将三条路全部恢复为石板路。

从首家洞到塘湾，中间要跨过西河。过去有一座木桥，三根杉树拼成个木形架埋在河里，三根杉树联成桥板横架在上面。河面较宽，用三个木架，四块桥板。桥面狭窄，只能一人通行，摇摇晃晃，让人提心吊胆。一遇山洪暴发，往往将桥冲毁，人们又只好涉水过河。首斌看到这个情况，从省政府要来一千多元修桥费，通过地方父老从附近村子派民工，在河上砌了三个石墩，中间架上三根大木梁，上面铺上厚板子，桥面宽二米五，两边装上木栏杆，既安全又方便，以后这个地方便叫做大板桥。

平 息 兵 祸

抗战胜利后，郴县城驻了很多国民党的部队和伤兵，他们都以功臣自居，欺压老百姓。民国三十六（1947）年九月的一个星

期天上午，裕后街邵阳戏院正在演出，剧场前排被伤兵队占住，楼上前座为宪兵便衣队把持。楼座的便衣队往下扔东西，正好掉在一个伤兵身上。这个伤兵便冲上楼去殴打便衣队。由此爆发了一场混斗，打伤一些无辜观众。双方不肯罢休，派人回去扛上枪枝，在剧场附近各自抢占有利位置，剑拔弩张，准备火并。首斌住在附近，听到这个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即来现场劝解。经过他与伤兵队和宪兵队的长官联系，都看在他的面子上，各自说服自己的部下，及时制止了这场兵祸。

1949年郴县解放前夕，驻郴的白崇禧部某团派了一个连到县田粮处首家洞分库运粮。这个连进村后，就乱抓民夫，乱抢东西，吓得村里老百姓四出躲藏。国民党连长抓不到民夫，就指挥士兵将村子团团围住，扬言三天不交齐民夫，就按窝藏“共匪”对待，将村子烧光。逃出来的村民来城里告诉首斌，首即到该团部找到其长官，一同来到首家洞调处。根据首斌的提议：士兵不准乱抢财物，危害老百姓；村里根据需要派出民夫，部队要付给工资。自此，这些丘八老爷们在村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了。

